

西湖佛影道踪 (三)

凌俊夫

斷橋殘雪·孤山·飛來峰

雷峰塔和斷橋是密不可分的，它傳說著一段綺妮悱惻的民間故事，尤其每年的清明和端午時節，一般人都愛說說許仙和白蛇的愛情故事，近千年來《白蛇傳》的鄉野傳奇，倒成了民俗文化的一部份。《白蛇傳》的愛情故事家喻戶曉，儘管內容大同小異，故事是講白蛇報恩的因果循環，然而結局卻有許同版本，有的說，白蛇被法海禪師鎮收在雷峰塔下修行，二十多年後她和許仙所生的兒子高中狀元，朝廷為白蛇和許仙的偉大愛情感動，頒詔表揚並允准他們的狀元兒子拜謁雷峰塔，上蒼玉皇大帝也為這狀元兒子的孝心所感，特揭除法海禪師貼鎮在雷峰塔頂的咒符，讓白蛇和許仙、兒子重聚，另有一說，白蛇被法海禪師鎮收在雷峰寺後，白蛇因咒符所壓永不得出雷峰塔，至此許仙萬念俱灰，從此跟隨法海禪師削髮出家修行，後來在金山寺修成正果後坐化。後人有的同情白蛇而責罵法海禪師不通人情，也有人居於衛道立場，認為法海禪師降妖伏魔沒什麼不對。

其實「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佛法再殊勝，也必須落實在起居、坐臥、吃喝、拉屎的世間法上，佛法即是生活，要從生活的作息中去體現佛法，世法講愛、恨、情、仇、美、好、醜、陋各有所執，若能於一切法中不分別、不執著，則世法也成了佛法，若處處執著，心中還存許許多多的愛惡情仇、喜歡討厭，在生活上有所說不盡的是非、人我，則佛法也成了世法而變得一無是處。如壇經上說：「……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由此觀之，則不會去爭論法海禪師到底是否通不通人情，也沒有法海禪師鎮白蛇到底是對錯的問題了，佛經上不是說：「人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嗎。

雷峰塔始建於五代，千餘年來曾大火、倒塌多次，歷朝都有重修，最後一次倒塌是在民國十三年九月，當時因國內戰頻頻時局不穩，也就沒人去管雷峰塔倒塌的事，致使「西湖十景」獨缺一景，西元二〇〇八年之

前，中國政府當局爲了世界奧運在中國舉辦，考慮到中外人士將藉參觀世奧而也到杭州西湖遊玩，總不能讓「雷峰夕照」一直不存在，才由中央撥款責由國務院和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共同督導重建，並於二〇〇二年十月完工，現在全新的五層八角雷峰塔又矗立在南屏山支麓上，每當夕陽西下時，美侖美奐的雷峰塔倒影映在西湖水面，使西湖勝景又能十全十美再度展現，好奇於東方古國神話故事的中外人士，又可娓娓道來或傾聽那淒美、浪漫的《白蛇傳》故事。

和雷峰塔南北遙遙映輝的是「斷橋殘雪」，從《白蛇傳》的傳說故事，就可知這兩景爲何一南一北正好相遙對了，「斷橋」一般的理解是橋斷了、橋沒有了，而另外的一個意思是說「斷橋」是一處令人哀戚、腸斷的地方，因爲《白蛇傳》故事的主人翁在此邂逅，《白蛇傳》故事最後的悲戚，是從「斷橋」這裏展開。

斷橋位於白堤東端，由孤山、西冷一帶接來的石半拱斜坡板橋，它始建於唐朝，原名稱寶祐橋，明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上說，自孤山下山走白堤徑，至此而終故稱斷橋，元代時有人說西湖之南原有一長橋，爲了南北相應，所以在西湖之北的這座橋應叫短橋，後來漸漸把「短橋」改稱爲斷橋，也有人從審美的角度，認爲下雪天後遠觀湖山雪景，斷橋玉琢粉份外嬌嬌，雪停

日照後橋拱先融雪，整條石板橋遠眺似斷，故稱斷橋，近代有人考證後，認爲「斷橋」應是「段橋」之誤，「段橋」原稱「段家橋」，當年有一姓段的家族居住在附近，覺得白堤中間這一段少了一條橋，行人行走在白堤路上相當不便，段姓家族就發心布施，籌集了一筆款項建造了這座橋，時人爲感念段氏家族，就把這座橋稱爲「段家橋」或「段橋」，後人卻一直以訛傳訛稱「斷橋」，現在在斷橋橋拱下邊還可發現「段家橋」的刻鑄，可見布施的功德；尤其是無相布施，只爲大眾不爲自己，其功德是無量無邊，不管時光過了多久，將永遠留在人們心中。

孤山是位在西湖的外湖與裏湖之間，它是一處獨立的小湖島，這裏湖水清澈山麓多梅樹，又稱梅嶼，宋眞宗時處士林逋養鶴植梅隱居於此，朝廷多次徵召出仕而不就，遂賜號「和靖處士」，林逋常畜雙鶴養於樊籠，每當泛伐小舟悠遊湖中諸寺，每當有客友拜訪，則命童僕開籠放鶴，讓鶴縱入雲霄盤旋良久，然後才親自棹舟歸返，用雙鶴飛起以知曉是否有客友來訪，林逋可算是一位「看破、放下、自在、隨緣」的處士。蘇東坡曾寫過一篇《放鶴亭記》，此文雖不是寫林逋的孤山放鶴，而內涵是一致的，依蘇文中說「……《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

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蘇東坡潛研佛學後，深得《金剛經》上所說「……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三昧，所以他的心胸也是「如如不動，清淨寂然的。」並寫此深具佛理的文章。

據說，在唐代以前，靠近西冷這邊的西湖中便有此一孤湖島，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時築白堤，孤山是堤邊唯一的湖島，但在蘇東坡任杭州太守時，便於湖中另建三潭印月及湖心亭兩湖島，孤山已不是孤湖島，而今前往孤山遊覽時，卻見孤山的孤山石碑的「孤」字少了一點，或許這石碑是唐、宋以前所立，爲了表明孤山之「孤」，所以連「孤」字也要少一點吧。也或許是宋朝以後所立，爲了表明孤山並不「孤」，讓「孤」字少一點，而字形就不是「孤」了，以字托景。《心經》上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金剛經》上也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就不會去執著孤山之「孤」字爲何會少一點了。

從孤山往靈隱寺方向走，在未達靈隱寺的半道邊上，有一小山峰，名爲飛來峰，相傳是當年印度高僧慧理來到杭州，看到此山峰驚奇地說：「此乃天竺國靈鷲

山下的小嶺，不知何以飛來此？」因爲以爲是從天竺印度飛來的，所以稱爲「飛來峰」，據說飛來峰有七十二個洞窟，因年久失修，洞窟煙沒了很多，現在只剩幾個較大的，大都集中在東南一側，在飛來峰下南端有一名爲一線天的石縫和青林洞，青林洞內有濟公桌、濟公床等景觀，看來佛門和民間相傳的道濟和尚（濟公、濟顛），應該是真有其人其事吧。飛來峰現存五代至宋、元間石刻佛像三百四十餘尊，及兩塊特有的陽刻、陰刻碑文，一般人遊飛來峰很少注意到，這兩塊碑文一是梵文一是日文，只是碑上沒刻立碑年代是作者是何人，陽刻梵文碑是橫的，其字意是「蓮花中的一塊玉。」有人說「一塊玉」是指靈隱寺的開山祖師慧理和尚，因爲慧理和尚的舍利塔就在附近。陰刻的日本碑是豎的，碑文字意是「這裏的月亮同我故鄉一樣圓。」有人說這是日本佛教禪宗信徒到靈隱寺朝拜，看到這裏迷人的夜月，使他留戀不已而引發的思鄉之作。

這兩石碑一爲陽刻一爲陰刻，以我的見解，陽刻是讚歎慧理和尚於此開山建寺，慧理和尚建寺教化普渡衆生，真是佛、菩薩示現，功德無量無邊，陰刻是仰慕靈隱寺發揚禪宗道場，如同日本禪宗的盛行。《華嚴經》上說：「彌勒菩薩指善財童子告大眾言，此長者子，曩於福城受文殊教，展轉經由諸善知識已，然後來至我

所，發心救護一切衆生，爲四流漂泊者造大法船，爲被見泥沒溺者立大法橋，……菩提心者，猶如帝王，一切願中得自在故，菩提心者，猶如虛空，諸妙功德廣無邊

故……。」這樣，對這兩塊石碑的含意就清楚明白了，也不必去理會是何年何人所立了。

中佛會遷台六十年 舉辦民國高僧研討會

中國佛教會為慶祝遷台六十周年，特於九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兩天，假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六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民國高僧學術研討會」。

十八日上午九時舉行隆重的開幕典禮，到場之貴賓有內政部主任司黃麗馨司長、王明陽秘書、前銓敘部朱武獻部長、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陳榮盛副主委、前台灣省民政廳長張麗堂等人，與會緇素四衆及義工近八百人。

典禮開始後，恭請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良長老主持開幕儀式，並率衆高唱「三寶歌」，全體向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行三問訊禮、誦念心經後，理事長淨良長老致開幕歡迎詞，貴賓也一一上台致詞。隨後舉行佛前供燈，燈燈相傳，佛法慧命不絕於世，以期利樂有情，其成佛道，以此殊勝功德，共祝佛日增輝、世界和平、兩岸和樂、國運昌隆，並向歷代高僧獻花禮敬。

此次大會安排了五個場次的專題演說及七個場次共十九人的論文發表，由於學者及專家的熱烈參與，共發表了二十二篇論文。受邀專題演說與發表論文之專家學者，包括有美國的照初法師：大陸的靜波法師、惟升法師、黃

夏年、鄧子美、何綿山、王公偉、溫金玉、陳星等教授。主持人有高雄縣佛教會理事長心茂法師、嘉義縣佛教會理事長市定法師、屏東縣佛教會理事長見引法師、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圓宗長老、台北市佛教會理事長明光法師、基隆市佛教會理事長廣樂法師、花蓮慈善寺佛學班講師真啓法師等七人。

經過兩天精采絕倫的論文發表，與會僧信仍然意猶未盡，最後一場的壓軸主題演說是由中正大學歷史所顏尚文教授以「中國佛教會遷台及其發展初探（一九四九—二〇〇八）」作主發表。中正大學歷史所受中國佛教會委託整理歷屆檔案，將中國佛教會遷台及其發展的六十餘年歷史完整呈現在世人眼前，故此篇論文可謂就地取材，所舉證之史料皆為第一手資料，大衆莫不引頸切盼這第一次曝光之史實及其價值。

主辦單位於閉幕式中，恭請中佛會名譽理事長了中長老主持，長老再次申明此次研討會意義非凡。大會議事組特邀了中長老頒發紀念品及感謝狀予大會主席及義工團隊、幕後工作人員。